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时空差异分析

吴传清^{1,2} 宋子逸¹

(1.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武汉大学 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为了探索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规律,为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运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 2001~2015 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指数并进行时空差异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所发展,其变化率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技术效率的贡献;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在省际、上中下游地区间呈不平衡状态,但区域差异在整体上呈减小趋势。促进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是建立跨省区合作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应着重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而上中游地区应加强技术消化、吸收与再创新能力。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包络分析法;时空差异

分类号:F224;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7)02-0030-06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11 个省市。2016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颁布的《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提出深入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创新驱动的引领带。2016 年 9 月正式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高技术制造业是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撑内容,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创新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指标,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如何,有何发展趋势,长江经济带省际、上中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何差异,近年来是如何演化的?研究论证以上问题,对加快构建长江经济带现代产业走廊,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调发展,提升长江经济带综合实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从目前已有的关于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研究文献来看,大致上可以根据研究的行业维度、空间尺度和测算方法进行归类。在行业维度上,绝大部分学者是对高技术制造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分析,也有部分学者对高技术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分析(刘志迎等,2007;李雪冬等,2012)^[1~2]。在空间尺度上,大致分为四个层面:一是对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武鹏等,2010;张同斌等,2014)^[3~4],二是对“四大板块”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余永泽等,2012;曾国平等,2013)^[5~6],三是对省级行政区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吕海萍等,2015)^[7],四是对城市群、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许正中,2010;谢洪军等,2015)^[8~9]。在测算方法上,国内学者对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主要用索洛残差法(李明智等,2005)^[10]、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SFA)(余永泽等,2010)^[11]、数据包络分析法

收稿日期:2017-0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20);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 2016 年度社会公开征集课题入选课题(2016-17);湖北省人民政府智力成果采购重大招标项目(HBZC-2016-03)

第一作者简介:吴传清(1967-),男,湖北石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DEA)(王大鹏等,2009;张同斌,2014)^[4,12]。目前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笔者选择使用最为广泛的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分析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DEA—Malmquist 指数法

基于 Coelli(2005)^[13] 的研究,笔者选择将非参数的 DEA 方法与 Malmquist 指数相结合,以测算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假设考察样本中有 K 个省,第 k 个省在 t 期的要素投入向量为 x_t^k ,产出为 y_t^k ,则在 t 期的生产可能性集合 S_t^k 定义为:

$$S_t^k = \{(x_t^k, y_t^k) | x_t^k \text{ 可以生产 } y_t^k\}$$
 (1)

在 t 期的产出距离函数可定义为:

$$D_t^k(x_t^k, y_t^k) = \inf\{\theta : (x_t^k, y_t^k/\theta) \in S_t^k\}$$
 (2)

式(2)中, θ 表示产出技术效率。同理,第 k 个省在 $t+1$ 期的产出距离函数为:

$$D_{t+1}^k(x_{t+1}^k, y_{t+1}^k) = \inf\{\theta : (x_{t+1}^k, y_{t+1}^k/\theta) \in S_{t+1}^k\}$$
 (3)

那么,基于 t 期和 $t+1$ 期的参照技术的 Malmquist 指数分别为:

$$M_t^k = \frac{D_t^k(x_{t+1}^k, y_{t+1}^k)}{D_t^k(x_t^k, y_t^k)}$$
 (4)

$$M_{t+1}^k = \frac{D_{t+1}^k(x_{t+1}^k, y_{t+1}^k)}{D_{t+1}^k(x_t^k, y_t^k)}$$
 (5)

为规避参照技术选择的随意性,多采用公式(4)和(5)的几何平均值作为最终考察的 Malmquist 指数。因此,从 t 到 $t+1$ 期,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 Malmquist 指数为:

$$M^k(x_{t+1}^k, y_{t+1}^k; x_t^k, y_t^k) = \left[\frac{D_t^k(x_{t+1}^k, y_{t+1}^k)}{D_t^k(x_t^k, y_t^k)} \times \frac{D_{t+1}^k(x_{t+1}^k, y_{t+1}^k)}{D_{t+1}^k(x_t^k, y_t^k)} \right]^{\frac{1}{2}} = \frac{D_{t+1}^k(x_{t+1}^k, y_{t+1}^k)}{D_t^k(x_t^k, y_t^k)} \times \left[\frac{D_t^k(x_{t+1}^k, y_{t+1}^k)}{D_{t+1}^k(x_{t+1}^k, y_{t+1}^k)} \times \frac{D_t^k(x_t^k, y_t^k)}{D_{t+1}^k(x_t^k, y_t^k)} \right]^{\frac{1}{2}}$$
 (6)

将公式(6)两边分别记为 $TFPCH$ 、 $EFFCH$ 和 $TECH$,则第 k 个省从 t 到 $t+1$ 期全要素生产率可表示为:

$$TFPCH = EFFCH \times TECH$$
 (7)

式(7)中, $TFPCH$ 、 $EFFCH$ 和 $TECH$ 分别代表 t 到 $t+1$ 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指数、技术效率变

化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若这 3 个指标大于 1,则分别说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在 t 到 $t+1$ 期得到改善,若小于 1,则表明三者出现恶化。

(二)指标选取

笔者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所需指标包括产出指标、劳动投入指标和资本投入指标,具体解释如下:其一,产出指标。产出一般用总产值或增加值等指标来衡量,但由于统计年鉴的变动,这些指标的数据不完整,因此笔者选取高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作为衡量指标,并根据 2000 年为基期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其二,劳动投入指标。劳动投入一般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但由于数据难以得到,因此选取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作为衡量劳动投入的指标。其三,资本投入指标。资本投入一般用资本存量来衡量,但我国统计年鉴上并没有资本存量的数据。目前测算资本存量最为普遍的方法是 Goldsmith 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这里参照张军(2004)^[14] 的表述,把这一方法写作:

$$K_{i,t} = I_{i,t} + (1 - \delta_{i,t})K_{i,t-1}$$
 (8)

式(8)中, $K_{i,t}$ 表示样本中第 i 个省在 t 期的固定资本存量; $K_{i,t-1}$ 表示样本中第 i 个省在 $t-1$ 期的固定资本存量; $I_{i,t}$ 表示样本中第 i 个省在 t 期的固定资产投资, $\delta_{i,t}$ 表示样本中第 i 个省在 t 期的资本折旧率。

根据 Hall 和 Jones(1999)^[15], 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K_{i,0} = \frac{I_{i,0}}{r + \delta}$$
 (9)

式(9)中, $K_{i,0}$ 、 $I_{i,0}$ 、 r 和 δ 分别表示样本中第 i 个省的基期固定资本存量、基期固定资产投资、考察期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

笔者选取新增固定资产作为对应省份相应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9》缺失 2001~2003 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根据 2000~2004 年新增固定资产年均增长率来推算,并基于此计算考察期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

对于 δ 的选取,考虑到高技术制造业知识技术密集、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这里引用吴延兵^[16] 确定 R & D 资本存量折旧率 δ 的方法,将折旧率 δ 直接设定为 15%。所得资本存量数据都根据 2000 年为基期的固定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三)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笔者将研究

时段界定为 2001~2014 年,选取我国 31 个省(不含港澳台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二、测算结果与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

利用软件 DEAP2.1 将 2001~2015 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率和技术进步变化率,见表 1。由表 1 可见,2001~2015 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 4.5%,其中,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为 2.4%,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 2%。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有所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状况良好,其中,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正向贡献,但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大于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于技术效率的改进。

从其变化趋势来看,长江经济带 2001~2015 年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基本呈波动上升趋势。其水平表现出鲜明的两阶段特征:2001~2004 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基本都小于 1,全要素生产率恶化;2004~2015 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基本都大于 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 2008 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恶化。其变动趋势可以分为 2 个阶段:一是 2001~2009 年为持

续上升阶段,2001~2007 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稳步上升,2008 年急剧下降至一个谷底,在 2009 年又快速上升至一个高峰;二是 2009~2015 年为波动下降阶段,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有所下跌,2011 年、2013 年和 2015 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有所回升。

表 1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指数

年份	<i>TFPCH</i>	<i>EFFCH</i>	<i>TECHCH</i>
2001	0.917	0.907	1.012
2002	0.910	0.934	0.975
2003	0.952	0.914	1.042
2004	0.989	0.924	1.071
2005	1.002	0.970	1.033
2006	1.051	0.990	1.062
2007	1.093	1.063	1.028
2008	0.985	1.092	0.902
2009	1.152	1.106	1.042
2010	1.105	1.094	1.010
2011	1.137	1.254	0.907
2012	1.113	1.110	1.003
2013	1.124	0.958	1.174
2014	1.079	1.105	0.977
2015	1.107	1.008	1.098
均值	1.045	1.024	1.020

注:文中均值均为几何平均值,下同。

(二)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

2001~2015 年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见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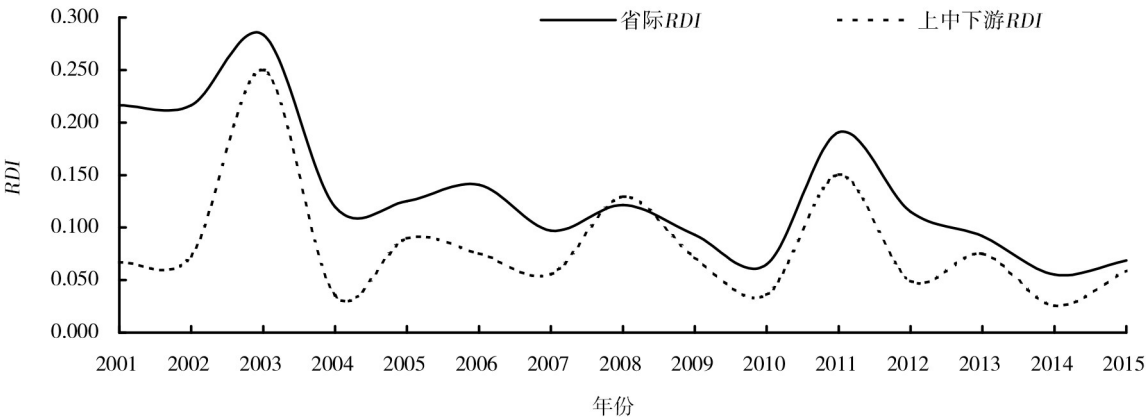
表 2 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

年份	<i>TFPCH</i>											均值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001	1.13	0.85	0.966	0.747	0.59	1.058	1.15	0.77	1.247	0.85	0.949	0.917
2002	1.108	0.9	0.986	0.766	0.672	0.855	1.305	0.66	1.082	1.034	0.852	0.910
2003	1.504	1.189	1.136	0.924	0.533	0.98	1.151	0.744	1.085	0.92	0.691	0.952
2004	1.148	0.993	0.952	1.128	0.783	1.025	1.071	0.811	1.001	1.091	0.949	0.989
2005	0.932	0.794	0.97	1.044	0.972	1.172	1.101	0.834	1.153	1.131	1.002	1.002
2006	1.012	0.9	1.151	1.136	1.162	1.167	1.1	0.709	1.17	0.997	1.18	1.051
2007	1.036	1.007	1.014	1.029	1.194	1.057	1.168	0.921	1.23	1.206	1.209	1.093
2008	0.958	0.892	0.707	1.006	0.975	0.982	1	1.117	1.129	1.048	1.106	0.985
2009	1.09	1.185	0.932	1.221	1.307	1.225	1.165	1.092	1.189	1.267	1.055	1.152
2010	1.028	1.017	1.126	1.138	1.128	1.057	1.141	1.28	1.077	1.073	1.108	1.105
2011	0.86	1.1	0.851	1.47	1.181	1.131	1.13	1.582	1.091	1.144	1.168	1.137
2012	0.999	1.126	1.021	1.126	1.184	1.095	1.104	1.111	1.047	1.468	1.031	1.113
2013	0.977	1.08	1.006	1.167	1.211	1.126	1.153	1.125	1.364	1.088	1.117	1.124
2014	1.072	1.078	1.012	1.147	1.037	1.127	1.122	1.177	1.084	1.046	0.98	1.079
2015	1.045	1.129	1.046	1.205	1.137	1.197	1.185	1.097	0.959	1.142	1.064	1.107
均值	1.052	1.009	0.985	1.069	0.971	1.079	1.135	0.973	1.123	1.092	1.021	1.045

为定量探究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的区域差异,笔者基于表 2 中的测算结果,参照吴传清和董旭(2014)^[17~18]的方法,通过计算变异系数来构建区域差异指数(Regional difference index)。用 $TFP_{i,t}$ 表示长江经济带第 i 个省(市) $t-1$ 期到 t 期的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 TFP_t 和 S_t 分别表示同期所有省市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的均值和标准差,则 $t-1$ 期到 t 期的区域差异指数定义为:

$$RDI = \frac{S_t}{TFP_t}$$

(10)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绘制;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包括滇黔川渝四省市,中游地区包括皖鄂湘赣四省,下游地区包括苏浙沪三省市。

图 1 2001~2015 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区域差异指数

1.长江经济带省际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比较

由表 2 可见,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大于 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浙江、江西、重庆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小于 1,全要素生产率恶化。其中,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最高,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状况良好;江西、重庆、浙江三省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最低,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状况较差。

由图 1 可见,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的省际差异波动较大,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其动态变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01~2003 年,这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省际差异指数在波动中快速上升,在 2003 年达到一个高峰;2003~2010 年,这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省际差异指数在波动中下降,在 2010 年跌至谷底;2010~2011 年,这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省际

$$TFP_t = \frac{1}{n} \sum_{i=1}^n TFP_{i,t}$$

(11)

$$S_t = \sqrt{\frac{\sum_{i=1}^n (TFP_{i,t} - TFP_t)^2}{n}}$$

(12)

根据公式(10)~(12),分别计算 2001~2015 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省际 RDI 和上中下游 RDI,其动态变化如图 1 所示。

差异指数快速上升,在 2011 年再次达到一个高峰;2011~2015 年,这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省际差异指数在波动中快速下降,但下降幅度小于 2003~2010 年。

2.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

笔者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所包含省份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的均值作为该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得到上中下游地区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分别为 1.051、1.062、1.015。由此可见,地处下游地区的长三角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最低,中游地区较高,上游地区最高,且中上游差异比中下游差异小。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经济发达,高技术制造业起步早,随着与国外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所能利用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少,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因此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变化率相对较低。而上中游地区拥有较大的后发优势,可以依托西部大开发和中

部崛起等国家战略,通过技术设备引进、产品模仿学习下游地区先进技术,实现高技术制造业高速发展。

从图1可见,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中上中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差异相对较小,除2008年外,其他年份上中下游差异都小于省际差异。此外,其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每个下跌后都跟随着一个上升,随后又开始下跌。从波动的幅度来看,2001~2004年波动较大,2004年后波动相对较小。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区域差异指数在波动中下降。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5%,高技术制造业有所发展。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具有正向贡献,其中技术效率改善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2009年之前大致上在波动中快速上升,在2009年之后在波动中缓慢下降。第二,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的省际差异波动较大,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湖南、四川、贵州三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最高,江西、重庆、浙江三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最低。第三,2001~2015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最低,中游地区最高,上游地区次之,且中上游差异比中下游差异小。此外,相对省际差异而言,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高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的差异较小。

研究蕴含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建立跨省区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加强产业合作。政府一方面要严格规范联盟构建条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根据国家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结合长江经济带优势产业基础,鼓励和引导在生物药品、航空设备、光电子器件、医学诊疗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创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并推动各省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联盟的组织形式下进行深度合作。第二,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应重视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以上海市为代表的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政府应加大科技支出,优化科技支出结构,引导各方面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中来,同时完善创新奖励机制,鼓励大众创新和万众创新;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集中攻克核心技术难题,实现管理方式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的综合实力;高等院校应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为企业不断输送技术应用型人才,此外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订单式研发,加快研究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

第三,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应重视加强技术消化、吸收与再创新能力。以湖北省、重庆市为代表的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的同时,要注重消化、吸收,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干中学”的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避免仅引进先进技术而没有引进技术能力,从而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 [1]刘志迎,叶蓁,孟令杰.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7(5).
- [2]李雪冬,江可申,魏洁云.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与外资溢出影响分析——基于数据包络与灰关联分析方法[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3).
- [3]武鹏,余泳泽,季凯文.市场化、政府介入与中国高技术产业R&D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10(3).
- [4]张同斌.研发投入的非对称效应、技术收敛与生产率增长悖论——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J].经济管理,2014(1).
- [5]余泳泽,张妍.我国高技术产业地区效率差异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基于三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2(1).
- [6]曾国平,罗航艳,曹跃群.效率增进、技术进步及高技术产业经济的动态增长——基于随机前沿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4).
- [7]吕海萍,池仁勇.R&D两面性、技术引进与浙江省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12).
- [8]许正中,吴旭晓.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动态效率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4).
- [9]谢洪军,张慧.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变迁及其收敛性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24).
- [10]李明智,王娅莉.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5(6).
- [11]余泳泽,武鹏.FDI、技术势能与技术外溢——来自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0(11).
- [12]王大鹏,朱迎春.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动态分解评价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18).
- [13]Coelli T J, Rao D S P, O'Donnell C J,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5.
- [14]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
- [15]Hall, R., Charles Jones.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

[16]吴延兵.R&D 存量、知识函数与生产效率[J].经济学(季刊),2006(3).

[17]吴传清,董旭.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4(4).

[18]吴传清,董旭.长江经济带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责任编辑 吴爱军 E-mail:Wajun800@126.com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u Chuanqing^{1,2} Song Ziyi¹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2.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t : This paper uses DEA-Malmquist index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1 to 2015.It is found that the TFP of the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been developed somewhat,the whole rate of change is increasing,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growth of TFP.The TFP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imbalanced among provinces and different reaches,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show a decreasing trend.The focus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 provincial cooperation in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lliance,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uld concentrate 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original innovation,while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technology digestion,absorption and re-innovation.

Key words :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上接第 4 页)

等非理性因素而为学界所诟病,但似乎不应求全责备。实际上,他的研究路径对解决当代人精神问题、心理学和神话学的建设以及人类的生存有极大启示,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探讨。

参考文献:

[1](美)罗洛·梅.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方向[M].郭本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杨韶刚.寻找存在的真谛: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美)罗洛·梅.爱与意志[M].冯川,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8.

[4](美)罗洛·梅.心理学与人类困境[M].郭本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论评[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美)罗洛·梅.祈望神话[M].王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8]户晓辉.民俗与生活世界[J].文化遗产,2008(1).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On Rollo May’s Myth Theory
Zhou Zhengy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 Rollo May is a famous Western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and existential psychologist in twentieth Century.In his late years,myth became an important theme of his thinking,his work *The Cry for Myth* puts forward some new ideas on the traditional proposi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mythology,and provides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scholars of Mythology,but few domestic concerns.Although *The Cry for Myth* was criticiz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due to excessive emphasis on non-rational factors such as the existence and intentionality,but Rollo May’s research path have great enlightenment to the solution of contemporary people’s spiritual problems,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y and mythology and human survival,so it is worth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 Rollo May;myth;psychotherapy;social integration